

# 姐姐,我要回家

毅安

很多年前,张楚创作了《姐姐,我要回家》。这首歌,第一次听,登时就呆住了。“哦姐姐,我要回家……”

我家兄弟姊妹五个。老大是哥哥,我有三个姐姐,像是父母为多生一个儿子而产生的“附属品”。

大姐大我很多,我懂事时她已在红华仪表厂参加工作了。她工作很努力,是个好工人,好到居然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到武汉中工学院读书去了。

读了3年书,再回到厂里就不是小孙了,变成了“孙工”。这个孙工程师很打击我爹,他混了一辈子,也不过从小孙混成了老孙,但他闺女才开始混社会就成了孙工,这个事实让老爹既沮丧又骄傲。

孙工明白学习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开始像单位生产雷达示波器一样,死盯我的功课。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无数个夜晚逼迫我学习的场景:小小的我总是被逼得睁不开眼睛。她还用陈景润等的故事激励我,所以我对陈景润、杨乐、张广厚从来没好印象。

二姐是三个姐姐里最积极要求进步的一个。她中学毕业去宝鸡凤翔插队,爸爸领着我坐大卡车送二姐,我至今记得站在车厢里,拉着二姐的手,风迎面吹来的感觉。在凤翔长青公社安家的过程中,二姐一直在笑。可当爸爸和我登上卡车离开时,我回头看见站在路边的二姐满脸是泪。

二姐回城后在黄河棉织厂当工人,不久

当了印染车间党支部书记,后来好像还当了厂里的副书记,直到棉织厂破产倒闭。

小时候家里穷,必须做一些副业补贴家用,比如糊火柴盒。二姐不爱糊火柴盒,但这件事没商量——母亲强制三个姐姐参加劳动。那时我还小,懵懂之中和二姐最亲。经常二姐不想干活了,就冲我使个眼色,然后我就在屋里放声大哭。母亲对我没来由的号哭很不耐烦,每当这时候,母亲就会让她们中的一个带小五我出去玩一会儿!叫大姐三姐我都哭着喊着不乐意,母亲无奈,只得说:“小霞,带你弟门口转一会儿。”于是我就高高兴兴和二姐出门了。

二姐带我转悠的时候总背着我,久而久之我变成了小赖子,无论去哪儿都要赖在二姐背上,尤其是下雨天,我喜欢在雨地里待着,二姐就只好背着我,我举着伞,姐弟二人在倾盆大雨中走一条又一条巷子。二姐会一边走一边唱歌,她的背在雨天里非常的温暖,我喜欢靠在二姐的背上。这种温暖的感觉,多少年挥之不去,以至于在我长大成人后,每当二姐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而我有些为难时,那熟悉的温暖感觉就会立刻袭来,迅速将我压倒,让我无条件地服从二姐的要求。

记得有一次在厂里大礼堂看电影,那时我已经十岁了。一个厂里的青工试图调戏二姐,我立刻冲上去打他。虽然我的攻击对于一个壮小伙子来说未免可笑,但是这种暴烈反应吓下了他一跳:青工羞愧难当地夺路而逃。

小时候和我相处最长的其实是三姐,因为俩年龄最接近。然而和三姐相处比较危

险——她会打人。三姐没大姐耐心,没二姐温柔,有的是火气,还不讲理。惹恼三姐后果很严重,她会痛扁我。

那时还有一种特殊的家庭副业:手工制泥丸。这活计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我不记得了,印象中一到暑假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开始在自家门前搓大约跳棋子大小的泥丸,制泥丸的土是特殊土,晒干后坚硬无比。我至今没搞清楚这泥丸是干什么用的。晒干的泥丸用架子车拉到厂区体育场里就可以换钱。有了钱,三姐会带我到合作社,用三分钱给我买一个橙黄色带玻璃纸的棒棒糖。

大约在小学二年级时,我得了一种怪病,经常头痛,这病通常在下午发作,严重时疼得我哭爹喊娘。每到这时,三姐就坐在床边守着我,用手轻轻地搓揉我的脑袋。她会坐很久,任凭窗外再热闹也不会离开。记得经常有人喊她出去玩,但三姐都回说:“我不去,俺弟弟头疼哩。”

从小到大,洗我衣服的任务主要由三姐承担,所以如果我经常弄脏衣服加大三姐工作量的话,她就揍我,并且是毫不含糊的。为此我经常落荒而逃,躲避痛打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多年后三姐试图抵赖,我都坚决不给她机会;证人都健在,而且铁证如山。

读大学期间,都工作的姐姐们涨了工资,她们的收入有一部分花在了供养我读书上。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西安,姐姐们陆续都嫁人了,但她们依然关心着我。记得大姐经常带着她漂亮的女徒弟跑到西影厂来看我,我能猜到大姐的心思,但那个美丽的徒弟实

在太高大了,个子比我还高,和她站在一起,我心理压力很大。

因为工作忙,我儿子自生下来就放在父母家,照顾他最多的人,是我三姐。三姐在父母工作一辈子的纺织厂上班,和父母住在一个家属院里,她把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照看我儿子上,她是如此爱她的侄子,以至于儿子对她有一个不寻常的称呼:亲妈。

时光流逝,我从一个学拍电影的小白,变成了编剧,得了很多奖,又变成了股份公司的董事长,知道我的人越来越多,但我依然是姐姐们心中的小弟弟。

长大成人的我,从来没有和三个姐姐中的任何一个发生过冲突,甚至没有高声说过话红过脸,一次都没有。顺便说一句,她们三个倒是经常互相掐架的,不过掐完就好,也不记仇。

2014年底,我意外摔伤,因为伤势很重需要长时间治疗,两年间辗转了好几家医院。无论是在哪家医院,姐姐们都是照顾我时间最长的人,因为我妻子工作忙。炎热的夏天和寒冷的冬天,妻子晚上在病房照顾我,而姐姐们在每一个清晨准时赶来,她们住在这个城市的不同地方,距离我所住的医院都很远,然而不论刮风下雨,她们都会如约而来,这看似简单的陪伴工作其实很辛苦——她们中最小的三姐,已经快60岁了。

离开医院后,我在二姐家里又住了半年,三个姐姐一如既往地轮流照顾我。

如今我恢复了健康,重新开始做我喜欢的工作,看起来一切都和原来一样。但实际上我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姐姐们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而她们也在慢慢老去。

往后余生,我要和姐姐们更多地在一起,做个听话的好弟弟。

哦姐姐,我要回家/牵着你的手/我有些困啦

哦姐姐,我要回家/牵着我的手/你不要害怕

## 紫荆花树下

唐宝民

在公园里找一棵开花的树,坐在树下读书,四周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花香。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回忆起生命中曾有过的一段读书时光——在一棵紫荆花树下读书的时光。

大约20年前,我奔波各地,白天打工晚上写作,为遥远的作家梦而努力。那一年,我租住了一个带院落的平房,院子不太大,房东种了一棵紫荆花树,我租房子时,这棵树已经有人多高了。那是那年冬天时搬进房子里的。春天时,紫荆花树开始长叶开花,先是一朵、两朵……很快就像长了一树繁花,散发出花香,于是,整个小院里,都有了春天的味道。

那时我在工厂当工人,每天下午5点钟下班,半小时后能回到家里,6点钟能吃完晚饭。晚饭后,我一般要看两个小时的书,以前是在屋里看,紫荆花开了以后,我就拿了一个小凳子放在紫荆花树下,坐在紫荆花下看书。大约7点钟,天色暗下来,我就把靠近窗边的灯打开,这样,就能继续坐在紫荆花树下看书了。一直看到8点钟,完成了当天的看书任务,就回到屋里,坐到桌子前开始写作,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写完了以后,就放到信封里寄给各家报纸杂志,盼望着能够发表。但盼来的常常是失望,虽然偶尔也会收到样刊和稿费,但离靠稿费养活自己的梦想还太遥远。

那一年春天,我院里的那棵紫荆花树开得非常灿烂,但我的文学事业发展,却非常曲折,自己认为写得非常好的稿子,投出去如泥牛入海,一点消息都没有,或是收到几封签印的退稿信,连一点希望都看不到。

记得那年春天少雨,紫荆花树缺水了,花瓣就蔫了。我便每天都给那棵紫荆花树浇一桶水,这样它就又变得枝繁叶茂、花开灿烂了。

那个院子里的平房我住了差不多有一年,冬天的时候,因工作变动,我离开了那座城市,也离开了那棵亲爱的紫荆花树。临别的时候,我对紫荆花树说:“我们都要努力。相信明年春天,你仍会长出一树灿烂的繁花!”

那之后,我又走了很多地方,换了很多工作,但始终没有放弃的是读书和写作。后来,我成了一家私立专科学校的讲师,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读书和写作上了。再后来,我发表作品多了起来,收到的稿费也日渐增多。在我的稿费超过工资以后,我辞去了工作,回家当起了自由撰稿人,实现了用稿费养活自己的梦想。

我现在所住的小区,就在当地一座公园的正门对面。春天来了,公园里繁花似锦。午睡醒来后,我会拿着一本书来到公园,在一棵花繁叶茂的树旁坐下来,静静地开始我的阅读。每当此时,我总会想到当年的那棵紫荆花树,想到它枝繁叶茂的样子;想起我坐在树下读书的情形……

是的,成长是需要过程的。我相信,当年那棵一人多高的紫荆花树,现在一定已经长成一棵高大的树了;而我呢?也从一个普普通通的流浪青年变成了一个可以依靠稿费为生的自由撰稿人。

所有的付出都不会辜负曾经的苦难,紫荆花树下的读书经历,已成为我内心永恒的记忆。



## 上海·嘉兴

——《红旗·圣地》组诗之一

王刚

流火的七月  
乌云密布  
墨染的天幕  
黄浦江的涌流  
将十三座直挺的脊梁  
推向潮头  
红楼——神州  
十几颗——几十颗澎湃的心  
携手将一支支火把点燃  
凭借风势  
飞向另一个静谧的港湾  
汽笛长鸣  
如山呼海啸  
刺破苍穹  
点点星火  
落入  
布满千柴的大地  
这是庄严时刻  
开天辟地  
红船  
从这里启航

## 滑滑梯

(外三首)

张庆和

阳光照 凤儿吹  
大地一片暖微微  
小朋友 滑滑梯  
你追我赶比飞飞  
蝴蝶飞下彩虹桥  
紫燕追来歌滴翠  
小小蜜蜂也要飞  
一只一只排好队

## 迎春花

迎春花 像黄鸭  
接着枝条往上爬  
雨来了 不害怕  
风来了 笑哈哈  
大家聚在春天里  
欢欢喜喜过家家

## 我的花朵

蓓蕾忍不住春的蛊惑  
一张嘴笑成花朵  
花朵不肯寂寞  
召来蜜蜂蝴蝶  
一个跳舞一个唱歌  
嗬 像我一样快乐

## 一条小鱼

一条小鱼  
戴一顶山花小帽  
接着潺潺小溪  
优哉游哉游到山外  
有如顽皮的小娃娃  
把山溪扯成了长长的电线  
它要大山大海通个电话  
聊一聊春暖花开的心情



《茆亭临水》

作者为清朝画家钱维城(1720~1772)。钱初名辛来,字宗磐,一字幼安,号幼庵、茶山,晚号稼轩,江苏武进人。乾隆十年状元,官至刑部侍郎。他自幼喜爱绘画,后经董邦达指导,遂成为名手大家,供奉内廷,为画苑领袖。其所画山水,山势逶迤,流泉飞泻,烟霭飘浮,水光荡漾,构图井然,意境清幽。此外,钱维城还擅长书法,其书师法苏轼,工整精细,落笔苍润,秀骨天成。

供图·配文 络因

## 井冈山的色彩

欧阳

身影,想着此时的杜鹃花开,应该也会展示出色泽鲜亮、映红晚霞的风景线,因之,心中有了直观的红色期待。

然而,等到登上黄洋界,等到触摸到了山顶上的纪念碑,一路上映入眼帘的有色光影,全是纯色的绿色画卷。

山顶的眺望,也是远近一色:山峦青翠

成墨,沟壑碧绿流溢。

回到茨坪,虽然小镇的楼宇边上,能见到零星种植的红花,但更多的园林植被,仍然是绿色的世界,尤其是并不宽敞的道路两旁,高大的水杉和柳杉,在雨后,更凸显出青绿的形色。再加上脱贫后的井冈山,尽显一派勃勃的生机。

实际上,早于这个季节的20多年前我就来过井冈山。印象里,那个时候小街两旁的杉树,即便是成长茁壮的树株,也是少年的模样,远没有现在一个人已经不能够合抱的粗壮。

而且,所见世界之外,在所思的镜像层面,绿色世界的意象,似乎也没有如今这般浓厚。

对了,那一次的井冈山之行,我还去过茅坪,也就是毛泽东和朱德旧时居住过的地界儿。这次故地重游,河边上、八角楼前面的那棵大树,那棵久经岁月的枫树还记

得。看到这棵仍然繁茂的大树,在想象蔓延中,内心里勾画出一些红色的图像:待到秋天,一定有枫叶红于二月花的景致。

隔天去了井冈山小学。进校门就看见一块完整巨石上雕刻着“书香”两个字——是红字。然后聆听了旁边走廊里学生们讲解的红军故事。该校的张校长介绍说,在这些小学生讲解员中,就有老红军的后代。

听闻这些,再细看小小的讲解员,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那些曾经栩栩如生的人,显然不是纯粹文本记忆后的熟练叙述,而是有血有肉的鲜活故事,是情愫深深附着其中的人和事。想到这一层,我突然有了带着色彩影像的图层投射:如果要用色彩来描绘,这些故事和人物成像的背景一定是红色的,而在这些小讲解员同学的心中,一定也编织着红色的光环。

显然,不仅是我,包括那些穿着红军服装寻迹井冈山的人,还有这些传承故事的少年,内心的亮色,一定是红色。

不错,井冈山的青翠,是现实景象中充满生机的颜色,它无处不在地呈现于有形的物化世界,这固然是井冈山本来的原色,然而,红色,同样也是井冈山的本有原色,它流淌在人们的内心里,亮丽在人们的精神世界。

吴小西

“发地震了!大家都下去了!”5月22日凌晨2点多,门外走廊有人在大声打电话,我和室友怡佳同时被惊醒。青海果洛州玛多县发生7.4级地震。

来青海参加“生态旅游”集体采风活动的我,此刻在海西州茶卡镇的一家酒店里。

“你感觉到了吗?”我问怡佳。我俩都没感觉到,但她现在觉得头好晕。

“群里说大家都下去了,我们快走吧!”我以最快的速度换掉了睡衣,同时接到此行工作人员的电话,让把被子也带下去。

我俩各抱着一条毛毯走下楼梯,更早下楼的摄影师拍摄了我们仓皇逃离的画面。

上了大巴车,大家都在。很多人说自己是被震醒的,还有人穿着睡衣拖鞋就跑下楼了;一位70多岁的爷爷说,这个时候不能犹豫;一个四川人说等一个半小时,没问题就可以上去了,跟他一起的另一个成都人没下来,继续在房间睡觉……

主办方决定提前结束行程。

大客车5点后才发动。好在有毯子,还不算冷。我好困,但怎么也睡不着。

我记忆里的第一次地震是高一时,离我家几百公里的九江发生了5级多一点的地震,人们描述说家里的碗碟在震动,一个上厕所回来的同学声称地板“很摇”,可我没什么感觉……

汶川地震时我上高三,虽然离得很远,但心灵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我收藏的硬币、我画的画、我捡的石头,我所有的宝贝,全都是身外之物。我一想到那些震后余生的人,所有的宝贝都丢失了,就为他们难过,更别提那些失去至亲的人了。

3点40分,大部分人都上楼去了。我想再等等。后来又想回房间也睡不着,干脆临时出发再去收拾行李。车上剩下4个人,后排传来打呼声。

“好难忘的一次旅行啊!”怡佳说。“我们现在是生死之交了!”我玩笑道。

夜色漆黑,大货车呼啸驶过。新闻说余震不断,我则真切地感受到了晃动,偶尔会发现车移动了一下的错觉。打了300个哈欠,我不知道是在等待睡着,还是等待天亮。

这是我第一次来青海,奇遇颇多。刚到西宁就看见双彩虹,大家都惊叹是个好兆头。在博物馆里见到世界上最大的唐卡,听创作者的女儿满怀骄傲地跟我们讲她那“一生只做一件事”的父亲。临时改变行程,在茶卡盐湖看到了美丽的日落,光影万千,余韵悠长。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知道这话,但我还是开始祈祷地震的伤亡能尽量少一些。

等到天亮,我们就出发驶往西宁。中午传来袁隆平去世的消息,我和全国人民一样真情实感地想哭。吃午饭时,又碰上一场婚礼。真是人间悲喜。

候机时,很多人感觉到了轻微震动。摆渡车开到飞机下面,又把我们拉了回来。由于北京的雷暴天气,延误2小时后起飞了。

飞机终于落地。“终于到了,感恩的心!”摆渡车上,大家分享着刚才在飞机上有如坐过山车的情形,空气中弥漫着劫后余生的庆幸。几分钟后,暴雨如注,电闪雷鸣。